



早春

費禮文著

早 春

費 礼 文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四 年 · 上 海

何和一 装帧  
范一辛 插图

早 春

书号 10057

---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紹興路74号)

字数192,000 开本850×1156毫米  $\frac{1}{32}$  印张9 1/2 插頁5

1964年9月上海新1版 1964年9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0册 定价(3)1.00元

(原上海文艺印44000册)

---

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內 容 提 要

本书共收作品十篇，除《一年》外，都是作者近年来的新作。特写《王林鹤》記述了王林鹤发明高压电桥的故事。中篇《不落的太阳》以发电厂为背景，通过老工人李玉山和共产党员张大水的形象，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彻底胜利，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雄伟气魄。其他八篇都是短篇小说，大多描绘了新一代工人的成长和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负责精神。

# 一切归功于党

(代序)

有一天，华东师范大学請我去作客。当我走下公共汽車，看到这座美丽、宏伟的学府时，我的心里顿时象煮开的水沸騰起来，两眼也給热乎乎的眼泪弄得迷糊不清了。呵，这里的一草一木，我是多么熟悉呀！我好象不大相信自己眼睛似的一遍遍看着，最后証实我没有弄錯，这里就是原来的大夏大学，虽然它已經完全变了。

一件难忘的往事涌上了心头。十五年前，我就住在这座学校附近的棚户區里，那时我才十七岁，在一家小厂里当徒工。有一天，天空下着雨，大夏大学門前車水馬龙，异常熱鬧，一打听，原来是他們的校庆。我和几个伙伴也跑了过去，我們想到平时只能在学校外面轉轉，今天学校办喜事，正好乘机会到里面看看大学是啥样子。

我們挤在一群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大学生当中，兴高采烈地走着，但刚走到門口，就給几个气势汹汹的伪警察給抓住了。他們問明我們是工人后，二話不說一句就把我們趕了出来。我不服气，揪住一个胖家伙要評理，他却恼羞成怒地抓住我的衣領往外拖，把我丟在馬路旁边水洼里，弄得我滿头滿身

全是泥浆。

伪警察們两手插在腰里得意洋洋地笑着。一些“少爷”、“小姐”既象助威又象看把戏似的高声笑着。

瓢泼大雨在我的头上淋着。……

这是个什么样的变化呵！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我們工人阶级不仅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而且成了文化的主人。所有的学校都为工农子弟敞开了大门，大学生的队伍里也早有了工人、农民；甚至，象我这样的人，也在党的哺育下，变成文学战线上的一名新兵。

这是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只会出现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

我原来是个机器工人，解放前零零落落念过三年书，但在旧社会里，每天想吃顿饱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心思念书识字；有时，即使你想念也办不到。因此，到了上海解放那一天，我连一封信也读不全。

解放后，我很快地进了工人夜校学文化。读了书使我明白了很多过去不懂的道理，我恨不得一下子把肚里的话全倒出来，就是不会写。有时，硬硬头皮拿起笔来，但是两只手老不听話，象画神符似的画不出名堂来。說真的，当时我真恨不得给自己几拳头。后来，我调到上海柴油机厂（当时叫吴淞机器厂）工作，在厂里讀夜校时，被评为学习模范，教师叫我写篇感想登在厂黑板报上。没有想到这篇稿子却引出很多新鲜事了：小组里要我当文教干事，工会要我搞黑板报，更了不得的是，《劳动报》记者也跑来要我写稿，并且要我做报社的通讯员。

这一下，我可慌了，我对记者说：“什么？报纸上还登我们工人的稿子？”

这位记者笑着说：“现在的报纸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报纸呀！这上面很多稿子，不都是我们工人写的吗？”说着，他拿了张《劳动报》，把各个厂工人在上面写的稿子指给我看。

这下我才明白了，我们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后，不但能读书、识字，而且还可以把自己要想说的话，印在书报上。说实话，在这以前，我还一直认为这些玩意是由专门人搞的呢！

经过厂里党组织的鼓励，报社同志的具体帮助，我在一九五二年第一次当了报社通讯员。可是，当我拿起笔时，笔却象有千斤重。好不容易开了个头，但写了两句，看看牛头不对马嘴又把它撕了。一连写了三个星期，稿纸撕掉上百张，才绞尽脑汁写出第一篇稿子。这篇稿子名叫《窍门处处开》，是篇快板，总共只有三十句。

我把稿子送给记者看，他看了后帮我改掉五个错别字，又帮我加上标点符号，然后笑着说：“还不错嘛！稿子还有点文艺味道。继续写吧。”接着，他又鼓励了我一番。其实，他说了半天，我当时也没弄懂文艺这两个字究竟是啥玩意。

我接着写了，在两个月里，总共写了十三篇稿子，但是一篇也没有登。我有点灰心了，暗自嘀咕说：“算了吧，别打肿脸充胖子，这行玩意不是你干的！”我想不再写了。

就在这时，厂工会主席和车间党支部书记却把我找了去。厂工会主席一见面就向我道喜：“行呀，稿子都快上报啦，看样子，我们厂里还能出个作家呢！”

我说：“算了吧，别灌辣椒汤啦！稿子寄出十三篇，连影子

都沒看見。”

“怎么？稿子沒登就泄气了？”記者从隔壁房間里走了出來。

我僵了一陣說：“沒……沒呀！”嘴里这样說，但脸上頓時發熱了。

“这样才对。……我們写稿的目的，是要告訴人們：过去，我們工人階級在旧社会里是怎样受压迫，怎样英勇地斗争；现在，由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們的生活是多么美好，我們的劳动是多么愉快、伟大。我們要让更多的人，懂得应该爱什么，恨什么。……”記者激动地说。

“他说的对呀！小费呀，再大的困难也应当攻破它！要知道，为了我們工人能捏笔杆子，能过今天的幸福日子，烈士們流了多少鮮血呵！”支部書記接着說：“你要記住，你今天写稿，不仅代表你自己，还代表了整个階級在摸笔杆呢！”

“記住这些话，把气打得足足的，要象生产上一样，打个漂亮仗。”厂工会主席用力拍了我两下。

他們的話，把我說得連气也透不出来。夜里，我躺在床上，說什么也睡不着。过去的的生活，好象放电影似地又展现在自己眼前了。我好象又回到了童年，我长得多么瘦小呵！正捧着一碗稀得象水的大麦糊，一块粗得象木屑一样的榆树皮餅，哭着、咽着。……我好象又看到了老板那张猪肝色的脸，他正举着藤条抽打着我，我的周身鮮血直淋，我在呼喊，我在反抗。……我好象又看到大夏大学門口那些伪警察，和一群“少爷”、“小姐”們的鬻笑。……

我又想到了今天。我想到了我們的厂，在过去它只能修



修配配，如今能生产成批的柴油机了。……我想到了著名劳模范吳梅生，他在旧社会里受尽压迫，如今却是厂里的副厂长和总工程师。……我想到了各种各样的先进事迹和变化。……

半夜一点钟，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把日里大家教育我的话记在日记簿上。然后，打开稿纸，把我想到的写在上面。夜深了，我的精神加倍的好，我不停地写着、写着。……

没过几天，我的稿子终于在报上登出来了。这下，可把整个车间都哄动了。大家围着我笑着，一个老工人说：“这真是祖辈子没见过的大事呀！我们‘臭铜匠’写的稿子，居然白纸黑字印出来了。小费呀，好好干，我们大家帮着你。”说着，他有力地拉着我的膀子。

我捏着报纸也大声笑着，但眼泪却扑簌簌的从眼眶里滚出来了。

在这以后，党又先后介绍我参加《解放日报》办的通讯员学习班、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组学习，使我初步懂得了一些文学写作知识。除了这些具体帮助外，更重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不断提高我的认识。当我感到困难时，党就用各种具体例子鼓励我破除迷信，大胆写作；当我写了一些稿子，受到各方面重视，因而产生自满情绪时，党又以同志的态度，对我进行严肃的批评。党教育我首先要搞好生产，然后，再从事业余创作；使我懂得了要想写出好的作品，首先必须做个好的劳动者。除此以外，党还有意识地要我参加厂里各种运动，让我在火热的斗争中，逐步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丰富创作源泉。因而，在我初次写出《老兄弟俩》、《抢红旗》、《硬骨头》等第一批小说的同时，我所在的小组，连续六次获得全厂先进小组称号，并被

評为上海市工业先进小组；我也被評为全厂乙等奖获得者。

生活在我周围的同志们，更是热心地帮助我。他們把我当作最知心的朋友，随时随地把自己在生产上、生活上遇到的新鲜事情告訴我；他們不厌其烦的听我一遍遍讲着写作的内容，并且耐心地帮我看初稿，提意见。当我写作順利时，他們为我高兴；当我遇到困难，他們又为我发愁。

当时，我住在单身宿舍里。一个房間住了六个人，但桌子只有一张，同房間的人知道我晚上要写作，他們都把那张桌子让給我。其中有位年过半百的倪师傅，更是象照顾自己儿子似的照顾我，一到晚上，他就連推带拉地把房間里的人全弄到俱乐部里，然后，輕輕帶上門对我說：“小費，写吧。”到了睡觉时间，他又輕脚輕手領着大伙回来，一声不响地钻到被子里。深更半夜，看到我还在写时，他总要爬起来扶着我的肩膀說：“睡吧，明儿还要干活呢！”

这一天，我在写《一年》那篇小說时，眼睛突然紅肿起来，我想放下来不写了。但作品中的人物，老是在我眼前轉来轉去，放下笔就象欠了債似的难过，最后，我戴上黑眼鏡繼續写了。半夜里，我口渴了，順手拿起早先凉好的开水就喝，但喝了一口后觉得味道不对，我定神一看，茶杯中盛的却是黄橙橙的橘汁。我惊愕地回头一望，只见倪师傅正笑眯眯地站在我后面，一手拿着茶杯，一手拿着湯匙，还在那里調着橘汁；而在他面前，則堆着一堆橘皮，这下，我全明白了，原来他把自己儿子从外地带来的橘子，全弄給我吃了。

我激动地拉着他的手說：“倪师傅，这……这……”

“吃点橘汁清清火吧。”倪师傅亲切地說，“这没有什么，好

好写吧，这可是大伙的事情呀！”

我紧紧拉着他的手，半天說不出一句話来。

这些年来，党和同志們就是这样关怀和教育着我。他們就象哺育孩子似的教养着我，教我学会走路，教我怎样生活，教我怎样去爭取做个好的战士。我的每一篇稿子中，都渗透着他們的心血。他們用一顆最火热的心，滋养着我，引导着我前进。

从我第一次学习写稿到现在，算起来，正好是十个年头了。这十年里，我写的一些不成熟作品，对社会主义建設如果有点滴貢獻的話，那應該全部归功于党和帮助我的同志們。沒有党，我不会写作；沒有同志們的帮助，我既写不好作品，也沒有創作源泉。如果，一定要我說滿意的話，那就是我对我写的人物是热爱的，是怀着一股抑止不住的激情来写的。

今年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在这伟大的紀念日即将来临前，編好了第三个小說集《早春》。二十年前，毛主席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針后，为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解决立场問題、思想問題、工作問題、学习問題，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二十年的实践証明，我国文艺事业所以能够获得如此蓬勃的发展，这是和毛主席的伟大文艺思想作指导分不开的。而以我自己从事写作的經历来看，更深切地体会到毛主席思想犹如伟大的母亲，沒有母亲，就沒有子女；沒有毛主席的光輝文艺思想，就不会有工农兵的文艺，也不可能产生大批的工农兵作者。今后，我要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紅旗，遵循着党的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方向，在火热的实际斗争生活中，

更加刻苦地学习,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努力提高政治思想和创作水平,为党的文艺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日

## 目 次

一切归功于党(代序) ·····	III
早春 ·····	1
晨 ·····	18
两颗心 ·····	41
展翅高飞 ·····	59
雨路车辙 ·····	79
楼 ·····	96
一年 ·····	121
少年行 ·····	131
王林鹤 ·····	155
不落的太阳 ·····	214

## 早 春

江心島汽車運輸站張站長把我領到停車場上，兩手一攤，嘆着“苦經”：

“小李同志，你瞧瞧，哪部車子不是裝得滿滿的？咳，我……我實在嘸辦法了。……”

我看看面前几部裝滿貨物的卡車，看看陰沉沉的天空，再看看自己帶來的几大箱機器配件，心里焦急起來。這些配件是廠里支援江心島圍垦大軍春耕，特地趕制出來的。誰料想，現在東西到了島上會碰壁：要等三天才能輪着卡車，把它們送到圍垦工地去。我三番五次和這裡運輸站打交道，但這位張站長却說沒辦法。最後，他象是要證明自己說的話是對的，又把我領到停車場來實地觀察……

正焦急時，遠處突然傳來一陣汽車引擎發動聲，我抬頭一看，一間虛掩着門的汽車庫擋住我的視線；再一听，聲音是從那里發出的。我樂得差點跳起來，狠狠盯了張站長一眼。嘿，他倒會做戲，表面上裝得那麼活龍活現，暗地里卻把車子藏起來。謝天謝地，儘管同志們說我是莽里莽撞的“小李逵”，這次，我偏偏是張飛放嚴顏，粗中有細。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向汽車庫奔去。

张站长追上来，大声喊道：“唉呀，这车子不行！”显然他已经知道自己露了马脚，不打自招地发了急。

“哈，我早说过，我不是傻瓜，你想骗我，办不到！”

“咳，这……”

我一口气奔到汽车库门口，那轰隆隆的引擎声，却呼地停下了，这可吓了我一跳。我马上拉开那扇虚掩的大门，眼前霍地一亮，一部空卡车出现在我的眼前。我高兴极了，恨不得一把将它抱住。嗨，有了这“宝贝”，我今朝笃笃定定完成任务了。

张站长追到我跟前，又把两手一摊道：“小李同志，你弄错了，这是部‘老爷’车，咳，不管用！”

“啥，‘老爷’车？”我这才把车子仔细打量一番：车子不算新，但上上下下不缺一个部件；车头、车身擦得明晃晃，看上去比停车场上那几部卡车还要漂亮。嘿，这会是“老爷”车子？……唔，我明白了：方才我没发现车子，他一个劲骗我说没车子，现在给我拆穿了秘密，他又故意把它说成“老爷”车了。我才不上这个当，于是，我话里夹着骨头，说：“这样漂亮的‘老爷’车，能多有几部倒好啦！”

“唉呀，你不能只看外表，引擎有毛病！”

“别骗人啦，方才轰隆隆的声音是从哪发出的？”

“这……这大概是试车，也许引擎刚修好。”张站长头上冒汗了，显然，是我的话说在刀口上了。

“一句话，不管它是‘老爷’还是‘少爷’，只要能把东西送到围垦工地就行！”我乘胜进攻。

张站长给我追逼得无法招架了，又调个花腔说：“我的天，就……就算有部车子，也没人开啊，站里一个司机也没有，全

有任务了！”

瞧，他多会骗人，没人开车，这引擎自己会响吗？我话还没有说出口，突然车肚下面象倒翻什么似地哗啦啦响了一下，接着有个黑呼呼的东西从那里钻了出来，把人吓了一跳。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个楞头楞脑的小家伙。看上去，他的年纪和我相上下，也是十八、九岁光景，中等个子，有张红通通、圆滚滚的脸；头发蓬松着，有一绺从额角拖到眉心，好象一张树叶挂在红苹果上面。看了他那双满是油污的手，和身上沾着油渍的工装，不用介绍，就知道他是和汽车打交道的。这时，他扭起脑袋，睁圆两只大眼睛，挺胸凸肚皮地对着我们瞧着。那模样、那神气，好象很不服气地要嚷着说：“你们瞧瞧，我不是人嘛！”

这就叫纸里包不住火，用不着我多花费口舌，张站长的假话就给拆穿了。

“他？！”张站长对小伙子只膘了一眼，就双手直摇说。“不行，不行，这……这车子他开不了。”

我把目光落到“楞小子”脸上，只见他两颊变得更红，厚嘴唇翘得老高，好象要反驳张站长说，“不，我行！”但是天知道是为了啥，他却没有吭声。我再看看这个闷声不响的“楞小子”，年纪确是小着了点。于是我问：

“方才引擎响，是你开动的吗？”

他看了我一眼，然后点了点头。这时，我发觉他的一对大眼睛是那么明亮，闪出了咄咄逼人的光芒。

我又问：“围垦工地你去过吗？”

他又点点头，但脸色沉了一下，好象这句话刺疼了他啥地方。



“这車子你能开嗎?”

他还是点点头,但这次回答的速度似乎慢着点。

“你能帮我把支援农业的机器送到工地嗎?”

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显得特别高兴地把头連点了好几下。

好啦,还要問啥呢?全明白了。我滿意地又看了“楞小子”一眼,理直气壮地对张站长說:

“这下你該嘸啥好說了吧!”

但张站长还是不服貼。他一忽說“楞小子”是助手,沒有单独开过車,路上要出乱子;一忽又說車子不灵光,天要下雨,路上抛錨怎么办!甚至到了卡車把所有东西都装好时,他还对我大叫大嚷道:“我的天,你这是做了一件傻事!你要后悔的,你……”

車子和司机都有了着落,我能放弃这个机会嗎?因此,我“纏”住他不放,反反复复說了許多道理,最后,他终于給我說服了,搖着头,显得无可奈何地同意发車了。

东西已經装好,乘“楞小子”钻在車肚下面作最后检查的机会,我看了一下駕駛室。駕駛室很小,但却打扮得很漂亮,頂上糊着各种彩色图案的花紙,紧靠司机座后挂着一面“优胜”小紅旗;我坐的位子后面却又別具风格地貼了幅画。画的是一匹跃起两只前蹄、騰空而起的紅色駿馬,色彩很鮮艳,形态也非常威武。扫兴的是,就在这紅駿馬下面,不知是誰閑极无聊,用笔輕一划重一划地在紙上画了几排“正”字,虽然不是很显眼,但总有点美中不足。正看着,“楞小子”走过来了。他先是小心翼翼坐在司机座上,然后象一个老司机似的左顾右